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四回 圖譜鴛枕忽感居喪

卻說眾丫環將海瑞送進房中，反扣雙扉而去。那宮花小姐躲入牀後，只聞鼻息呼呼，心中不勝忐忑。直至三更，海瑞方才醒來。開目只見燈燭輝煌，身臥於紗帳之內，錦衾角枕，粉膩脂香，便坐在牀上冥想道：「適間是與張太守共飲，何以得至此地？看此情形，乃是幽閨深閨，幸喜是我一人在此休息，倘有女眷在此，則我何以自明？」正在冥想之際，忽聞牀後輕輕咳嗽。海瑞聽得，不勝毛骨悚然，只道有鬼，乃正色道：「何物鬼魅，敢在我跟前舞弄！曾不知收禁妖魅之事耶？」只聽得嬌聲婉轉答道：「君試猜之，人耶鬼耶？」海瑞道：「我以正直居心，不論是人是鬼，陰陽總屬一理。但我今日為張太守召飲，偶爾在此，並非有意人闖內者。既非鬼物，可即出見。」宮花小姐自思終身大事要緊，我以奉母命贅伊為婿，即是名正言順的夫婦，怎不可見他？遂走出牀後，冉冉而來。到了燈下，手執屏障而說道：「相公不必驚疑，妾實非鬼物，乃是張姓之女，溫夫人即我母也。昔妾身被邪魔，多蒙相公驅逐，俾妾病退身安。家慈以相公深恩難報，故欲使妾侍君箕帚，挽家叔元、家兄國璧說合。蒙君見諾，不棄細流，約以槐黃期候定情。今場期已過，相公因病未得觀場，此所謂得失有數，功名不以遲早為數，君何怨懟如是，豈達士所為耶？今夕妄奉母命，侍奉君子。祈望原諒，毋以怪物見斥，則幸甚矣。」

海瑞聽了，方才醒悟，方知適間國璧再三強飲，皆因為此。

遂正色道：「小姐請坐，尚容剖達。不才一介儒生，毫無知識，謬蒙令堂大人不以寒微見棄，願將小姐姻配村愚，實難當對。

故小生屢屢堅辭，誠以一介貧儒不敢累小姐也。迨國璧先生旋強執柯，小生勢不容辭，故勉應台命。今者名落孫山，見人每為汗顏，誠不欲見夫人者。然午夜捫心，豈容失約？故不避嫌疑，特為迂道拜謁張太守，是欲明訂後約，即當歸稟命於母親，以遂此三生之願。不虞張公設阱，陷瑞於此。小姐且請便。自古男女授受不親，幸毋自棄。」

小姐聽他如此推卻，似有不納之意，因說道：「妻非文君、紅拂等輩。緣今夕奉慈命與君花燭的，君何出此言，使妾無所倚靠耶？」海瑞笑道：「小姐之言差矣！我與花容素未親交。

昔者偶爾之事，何須頻薦齒頰？雖令堂與有成言，然終身大事，若非宗廟告祭，洞房花燭，莫能成合？惟小姐思之，毋蹈非禮也。」宮花聽了，知他是一個非禮勿言、非禮勿聽的人，乃道：「君固君子，但今夕與君同室，就如同牀一般。明日如何持論，此實妻所無以自解也，惟君思之。」

海瑞聽了這一句話，自思彼必欲我與她成親，以全此事。

我若不肯成親，是負彼之心與夫人之德也。況張氏戚屬，明日無不知者。今夜果然冰玉自信，明日諸眷屬豈肯信耶？況張氏既奉母命於歸，今使彼空守洞房，獨對花燭，於理於情似甚不合。遂將身佩的一隻椰子雕花的墨盒除了下來，放在桌上，指謂宮花道：「小姐之心，不才早已稔悉矣。但小生素性梗直。

最惱淫逸。今夕之事，非小姐之故，亦非海瑞之錯，乃令堂之心意也，於你我何與？但不才善體人情，洞悉世態，今有些微之物，敬奉妝台，倘蒙不棄。即賜收下。」宮花道：「蒙君不棄，惠贈記物，妾當什襲寶藏，以為定聘可也。」於是大聲叫門。

時已五更，丫鬟們聽得，急急到房，將門開了。小姐隨到溫夫人房中，說知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溫夫人笑道：「真君子也！」

未幾天明，夫人便吩咐家人，先備下酒筵，即請國璧進內說道：「海瑞真乃誠實君子，即坐懷不亂之柳下惠、程明道再生，亦不過如此，殊令人敬仰。今請你來，可與他訂定行聘日期可也。」國璧應諾，便來到房中。只見海瑞端端正正坐在那裡，看見國璧進來，便即起身迎接道：「先生險些陷我於不義也！」國璧道：「洞房花燭，人生最樂之事，何說陷君？」於是二人攜手出了房門，來至中堂。

溫夫人早已坐候。海瑞見了，便走上前見禮，遂口稱「夫人」。夫人正色道：「君何背義若此！昨夜小女方侍君子，今早便忘卻耶？『岳母』二字，豈亦吝之乎？」海瑞聽了，只得賠著笑臉，改口道：「岳母大人請端坐，容小婿拜見。」便拜將下去。夫人急忙親手挽住道：「不用大禮，只此就是。」此時海瑞既稱了婿，就要行起子婿之禮來。國璧亦與對拜了幾拜，妹夫、大舅相稱。夫人上坐，海瑞居於客位，國璧主席相陪。須臾，丫鬟、家僕等俱上來叩見新姑爺，並與夫人賀喜。夫人大喜，各各有賞。

海瑞道：「小婿因患病未得觀場，致負岳母之望，殊增慚愧。今又蒙岳母未以不才見棄，曲意周全，使小婿感激不盡，殊不自安。」夫人道：「功名得失，自有定數，何須介意？小女既蒙救活，今既事君子，賢婿歸家，即當稟明令堂，早來娶去。

我非以聘物為望也。」海瑞拜謝道：「小婿一介貧儒，仰叨岳母大人格外垂青。今即歸裡，稟明家慈。隨傳羔雁就是。」溫夫人便吩咐家人擺酒，家人們領命。須臾之間，席已擺齊。海瑞便要把盞，夫人不肯，就令家人擺下，如行家人禮一般。三人勸酬之間，備極歡洽。席中又說了些親切的話。海瑞乘機告曰：「小婿離家，直至於茲，屈指三月，家慈不免倚閭望切，小婿明日便要拜辭。」溫夫人道：「令堂切念，賢婿念親，兩般都是美事。明日即當送賢婿回府。」海瑞即席拜謝，盡歡而散。夫人仍留海瑞宿於洞房，宮花小姐卻只悶悶而坐，海瑞乘燭待旦而已。

到了天明，海瑞即便出房，見了夫人，一番言語申謝。隨即令人到小乙店中，取出行李，望著夫人拜了四拜。夫人再三叮嚀，自不必說，並請了國璧前來代送一程。海瑞那肯當此，出了張府的大門，便要分袂。國璧是必要送，海瑞無奈，只得與國璧攜手同行了幾里。海瑞說道：「小弟就此拜別，不勞遠送了！」國璧道：「我固知送君千里，終當一別，但情不能已，殊屬戀戀。弟有鄙句奉贈，雖然不成章句，無奈略展微忱耳。」

因口占一律，依依不捨。海瑞亦有留戀之意，謝道：「叨承尊舅厚意，並惠佳章，足證親愛。不才敢不以狗尾續貂耶？」亦口占一律，以為酬答之意。國璧道：「句語清新，用意深醇，不失詩人之旨。妹丈誠明敏之資也！」海瑞稱謝不已，相與珍重道別，向瓊南一路進發。

不幾日，已抵家門。海瑞見了繆夫人，倒身下拜，自稱：「孩兒不肖，為著蝸角虛名，遂致遠離膝下，有缺甘旨。又因初到省垣，水土不服，於七月初旬，忽然染起病來，睡臥牀上四十餘日，不能步履。眼看諸友進場，好不暗羨！及放榜後，始覺健康，當覺十分不得意。無奈，即欲買舟而回。卻怪二豎歪纏，直至此際方回，殊缺晨昏之禮。幸望母親鑒原，恕孩兒不孝之罪於萬一。」夫人道：「功名遲早，自有一定之數，此卻不必介意。起鳳騰蛟，自有時候，不得強爭。你且寬心，奮志經史就是。」海瑞唯唯而退。

回自書房之內，自思張家之事，固不敢說，然亦不敢隱諱，左難右難，無計可施，只得對那書僮說知原委，令其向夫人說知。夫人聽了兒子不費半文，又得美婦，遂喚海瑞細究其詳。

海瑞不敢隱諱，即以在旅店步月，如何得知張家女被鬼魅的事，備細說知。夫人道：「彼女若何？兒曾見過否？」海瑞又將那夜以酒灌醉送入洞房的事盡情實說。夫人私喜兒子誠樸，便許允了。吩咐家人，到街坊上擇日吉期，備些各項禮物，前往行聘。只因路途遙遠，迎親吉期，約在本年臘月十五迎娶。

溫夫人念著女婿清貧，況且路遠，便如所請，重賞來人回去。家人們歸到海家，備言新親家之德，好不歡喜。便是夫人，亦喜歡過望。未免將就些收拾一間新婦房屋，造幾套新郎的衣服。

不覺又是十二月初旬，吉期逼近。夫人預早央挽了近房的族老，前往迎親。這裡溫夫人預先備了妝奩，極其豐盛，至期將女兒打發出閣。並令妥當的媳婦、丫鬟，陪送過海。恰好十五日辰時，彩輿到門。海瑞此時，方與宮花小姐成親。夫婦相敬如賓，鄰里

嘖嘖歎羨。況且張氏為人性最孝順，事姑過於孝母。繆夫人見她如此孝順，心中歡喜，視張氏勝如親女，姑媳和洽，真足稱也。

未幾，繆夫人一病不起，百計千方，調治不癒。張氏與海瑞親侍湯藥，衣不解帶，備極艱辛。何期天年有限，大數難逃，至次年正月底，繆夫人竟嗚呼哀哉了。海瑞此際，痛不欲生，盡哀盡禮，七七修齋，建醮超度，把那有限的家資，十去八九。

過了百日，把繆夫人的靈柩送上山去，與父親合塋。葬畢，居家守禮。幸賴張氏勤儉，凡事經理得宜，所以海瑞得以稍暇，閉門讀書，終日埋頭，足不履外，專候服闋進取。正是：養成羽翼沖天漢，飛入秋霄到月宮畢竟二人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